



詩傳大全

六之七

曹 檜 陳 秦 唐 風



2118
3



詩傳大全卷之六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

之西太原太岳之野鄭氏曰今太原晉陽是堯始居地後乃遷河東平陽周

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剖桐葉為珪

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唐叔生晉侯武侯寧族族

其地土瘠生侯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奔晉又都絳也

民貧勤儉質朴愛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志曰河東

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

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



原宿文庫

必事事稱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

之舊號耳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

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

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而

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

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

姓之惡世變如此春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

及絳皆在今絳州大原府即今大原府曲沃及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

反無已音泰大康職思其居音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反俱具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

謂之促織陸氏曰一名蜻蛉里九月在堂聿遂莫晚氏

日七月說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除

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過此月後則歲遊將暮矣

去也太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

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

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

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

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

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

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

於危亡也慶源輔氏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

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

文武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弛文武之道也。○華谷嚴氏曰：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

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其外者，廣周慮也。蹶蹶，動而敏

於事也。慶源輔氏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當思慮在於事也。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

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其外者，廣周慮也。蹶蹶，動而敏

於事也。慶源輔氏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當思慮在於事也。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孔氏曰：春官中

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惰過也。休休，安閑之

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役車，猶休矣。則君子

可無一日之樂乎。職思其憂，謂所居之職也。思其外

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瞿瞿

而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蹶蹶則見於為矣。蹶蹶

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

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亦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

而深，是則所謂憂。蟋蟀三章章八句。定宇陳氏曰：始思其居，則所居處

之中，次思其外，則又出於所居之

外終思其憂則思之速而憂之深可見矣
揚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
謂有禮矣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
朱子曰放懷底人說今我聽辨在堂而後曰今我不
安成劉氏曰此詩必曰聽辨在堂而後曰今我不
樂則能不遊于逸矣既曰聽辨在堂而後曰今我不
曰好樂無荒則無怠荒也詩人則微戒無虞也
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
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速
也○豐城朱氏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
聖人教人不可以不勤而己夫勞苦者人情之所
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
可以太過必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
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
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
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
職之所當為則康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
職之所當為則康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

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
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
可以為美俗哉

山有樞鳥侯昌隰有榆夷周以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

反二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虧宛於阮其死矣他人是愉

朱他侯以二反

興也樞音也今刺去聲榆也榆白粉也東萊呂氏曰陸

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婁亦曳

也孔氏曰或者衣裳在身行必曳馳走驅策也孔氏曰

馳策馬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

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朱子曰詩所以

能興起人處全

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子有衣裳車馬而

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

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感矣。安成

曰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為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

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為樂之意，而意則愈感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反女九。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九反去。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

興也。栲，山栲，救居也。似栲，色小白，葉差狹。孔氏曰：栲亦

曰：樵，栲，漆。杻，櫛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

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陸氏曰：杻，二月中開花，似棟而細，藥正白，蓋樹

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葛歲。考擊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七音，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且以求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求長也。人多憂則覺日

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孔氏曰：曲禮下云：士無

災患喪病，言求日者，人而無事，則日長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求長。此日。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曹山謝氏曰：始言他人是榆，中

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東萊曰：日，前漢地志云：樞，蟬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揚之水，白石鑿鑿。反洛。素衣朱襮，從子于沃。叶贊。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各音

比也。鑿鑿巖貌。褫領也。諸侯之服，黼黻領而丹朱純。

音也。孔氏曰：此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以素為衣，丹

準也。為緣，黼黻為領，刺繡以為衣，領名為褫。○華谷巖

氏曰：冕服，緣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身服朝服，玄端

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

為衣，夏則以絺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子指拒叔也。

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拒叔。

安成劉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公太子曰仇，其弟曰成

師，穆侯憂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

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其能，久乎成師。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

卒，諺曰：拒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

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

欲以諸侯之服從拒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

不樂也。廬陵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

然見於水中，余其民從而樂之。○慶源輔氏曰：白，石鑿鑿

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持以其微弱不振，日

就萎蕩，故國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

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原賦重斂為

足，以失民心之眾，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叶素衣朱繡。叶先反。從子于鵠。

號叶。居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反。一。

比也。朱繡，即朱褱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反。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

之隱也。拒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慶源

輔氏

曰民為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其旨深哉。○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眾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台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華谷嚴氏曰命謂桓叔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音三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音餘

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

助也。朋比也。釋文曰比必履反謂無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

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永嘉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其益盛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

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翁。三山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為翁兩翁為升先曰升後曰翁互相備

已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

在此而意在彼也。○慶源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

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何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民上，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故聖人銘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

綱直留繆反世侯東薪三星在天叶鐵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典也。綱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綱繆是東薪三星心也。陵

羅氏曰：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鄭

曰：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今見在天，則三月未是不得其時。○安成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

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未日，在單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

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良人，大稱也。○國

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

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綱繆以東薪也，而仰見三星之

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

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

詞也。慶源輔氏曰：婚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嘉，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

其夫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於不能自勝也。誦綱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為人上者，其

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綱繆束芻九叶三星在隅叶今夕何夕見此避

迨子兮子兮如此避迨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避迨，相遇

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反候音今夕何夕見此粲粲反者旦章叶

反與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

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

三山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是言美女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三山李氏曰淫泆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其時

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徒枝反之杜其葉潏潏反私教獨行踽踽反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反嗟行之人胡不比反焉人無兄弟胡

杖

不攸反七利焉

興也杖持也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赤棠子蒞

而酢無味潏潏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攸

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

杖然之杜其葉猶潏潏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

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

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

聞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反子零獨行反眾眾反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眾無所依貌華谷嚴氏曰同姓

秋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起居起自我人居居於斤宣無他人斤於斤維子之

故文辨故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孔氏曰袂是袖

小頭稱居居未詳

○羔裘豹袂徐救自我人究究反宣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

呼候

賦也褒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况禹王事靡盬音不能執稷黍父母

何怙候古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鴉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

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注本草殼可以染皂者是也

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櫟皆

有斗○爾雅曰櫟其實櫟釋曰櫟盛實之房也其實櫟

也有棟橐自覆柞櫟也抒也櫟也皆櫟音也

之通名櫟斗子煮食可止飢殼堪染皂監不攻綴雜音也

孔氏曰監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四蟲為蠱穀之飛

亦為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監不攻牢不

堅緻之意也○三山李氏曰王事執樹怙恃也○民從

靡監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民從

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鴉之性不樹止而

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
 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
 我得其所乎孔氏曰鴛連蹄樹止則為苦喻今從征役亦甚危苦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
 為之不能復種黍稷又母當何所怙乎人窮則反本困
 則告天故訴天而告怨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
 或勤王之事故敵王之愾皆不可知天子不恤侯國
 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飢餓無所
 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異有時而得
 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為
 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
 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肅肅鴛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肅肅鴛行戶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粱父母
 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

本草曰稻米有粳米即人常所食但有白赤大小四五種梁粟類也有數色本草注

梁米皆是粟類青梁穀穗有毛粒青而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黃梁穗大毛長穀米俱麗於白梁嘗食

也常復其常也華陽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廉亂之甚也

鴛羽三章章七句求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

采必均故君子若之○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行於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臨川王曰周禮司服所

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即典命所謂侯伯

七命衣服以七為節也○東萊氏曰周禮注鷩冕七

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

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

以為補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三山字

擊音擊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與禧王王

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

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

服之為安且吉也應源輔氏曰安謂不撓也吉謂無後

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

所在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

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盥王

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慶源輔氏

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

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華谷

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

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

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

與唐蕃鑲我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

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

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

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煥於六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兵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

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昭川王氏曰六者子

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煥煖也言其可

無衣二章章三句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以

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亦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為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邲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與也及鄂侯卒舉而國人又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得而討也無衣

之詩不剛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為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咺來歸賵魯桓公以弟弑兄及沒莊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為侯三晉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主之命為侯焉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以威烈秋而作也然以僖王武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迷先幾者信矣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韓詩作逝肯適我中心好呼報

反
之曷飲於鳩食嗣音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杖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孔氏曰言道周遶之故為曲也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曷患於寡弱哉

葛生蒙楚音廉藟蔓于野叶上予美亡比誰與獨處

興也藟草名似枯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藟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程子曰葛之生託於物藟之生依於地興婦人從君子而予之所羨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藟蔓于域予美亡比誰與獨息

興也域音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如叶羊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反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

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

從耳南軒張氏曰知其死止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鄭

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

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同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

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叶典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反捨音捨

下旃之然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南○安

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

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

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

泛名其山則曰首山圭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

乎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芣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

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

無所得而說止矣盧陵彭氏曰或云人之為言不可遽

則讒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獲必究其或曰興也下章

放此京葉呂氏曰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孔氏曰

也董茶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坤雅曰苓生於隰對生於圃則首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陳氏曰鄭衛

變多故有淫奔之風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奔之俗不聞聖人之化入人深如此也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

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孔氏曰對語云嬴伯翳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慶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齊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也其後中音音湣音音居

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

周孝王養馬於汧音牽○地理志曰汧水出渭之扶風汧縣西北入于渭渭之

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軍王時

犬戎滅成之族軍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

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

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

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

八百里之地三山李氏曰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有其地○孔氏曰周之二都相接為至玄孫德公

又徙於雍孔氏曰信公十三年左傳云秦翰栗子

侯自雍及緄是秦自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

興平縣是也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

豈城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

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

戎者固秦之世讎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

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讎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

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
 則王轍可以不東我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讎亦
 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政豈
 之地夫豈豈之地與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
 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
 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
 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
 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界
 之於秦藉曰其地已為大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
 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
 有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想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
 志先王之仇讎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
 度而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廢先王之典章法
 之代與不待他日而其光
 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叶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星反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顛有白毛今謂之顛孔氏曰

白也顛顛也今之戴星馬臨川王氏曰白顛蓋名馬驛驢盜驪赤兔的顛之稱君子指秦君寺

人內小臣也孔氏曰寺人在內細小之臣即今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被是

諸侯有寺人華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

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

誇羨之也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

○阪反音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逝

者其臺田結反叶

興也八十曰臺○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廬陵羅氏曰

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

臺矣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

○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董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慶源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羨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為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董矣蓋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

已○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四驥反田結孔阜符有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子從公于狩

九叶反始

賦也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

者兩服兩駮各兩轡而駮馬兩轡納之於缺缺與轅同

故惟六轡在手也華谷嚴氏曰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

是聽也唯手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華谷嚴氏曰駟

職孔阜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御之良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公曰左之舍音拔音則獲

郭叶反黃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

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孔氏曰

以下皆天官獸人文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奉獸之

壯日時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
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
為是故也朱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
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
皆自左蹠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
蹠音鏢拔矢括也孔氏曰矢末為括以
鏢為首故拔為末曰左之而捨拔
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音車鸞鑣被駟載檢力驗

歌許竭驕許喬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去聲又也
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音區逆之車置鸞

於馬銜之兩旁孔氏曰夏官田漢掌設驅逆之車驅驅
逆○押雅曰輶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聲車則鸞在銜和
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也在軾也檢歌驕皆田犬名長喙諱音曰檢短喙曰歌驕以
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書記有騎聲擁田犬者
亦此類

駟職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駟職孔阜言其馬之
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
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壯辰壯孔碩虞人奉翼
天獸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
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鑣載檢歌驕雖田犬而亦虞
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
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
國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

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羨之然觀其所羨者
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豐城朱氏曰一章言其
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此皆
見而深喜之辭也○南軒張氏曰讀車鄰賦賦之
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
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前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
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郡西河皆
迫近戎狄備習武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
曰在其板屋又曰備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賦
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小戎 伐 淺 收 五 梁 輈 游 環 齋 區 俱 懼 反 陰

刺 音 沃 音 續 又 如 字 文 茵 音 暢 反 亮 音 去 音 駕 我 其 音 其

賦 也 小 戎 兵 車 也 也 董 氏 曰 六月 言 元 戎 此 天 子 之 車 也 賦 也 小 戎 兵 車 也 也 董 氏 曰 六月 言 元 戎 此 天 子 之 車 也

賦也小戎兵車也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

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

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

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伐收也曰兵

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軾惟深四尺四寸人五五束也

蔡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

至衡則向下鈞之橫衡於軸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

之梁又以皮革五束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孔氏曰輈

衡者輓也○求嘉陳氏曰輈車輓也前駕於馬之上

衡之後則承前軾直通後軾梁輈則穹其上以便馬

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惟輈之不堅也故一輈五

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之五梁○安成劉氏

所謂梁輈也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

所謂梁輈也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

所謂梁輈也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

移前却無之處引兩駮馬之外纏貫其中而執之所以
制駮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駮之有鞵是也左傳九年
注言如駮馬之隨新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
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駮馬
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軛音也蓋軛頭也軛手載反車軸
端軛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軛故謂之
陰也鞵以皮二條前係駮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蓋
續陰版之上有續鞵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
孔氏曰蓋沃也謂消白金以沃灌鞵環蓋鞵則是在作環相接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
止容二眼駮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鞵以引車亦

新

謂之鞵盧陵羅氏曰鞵當胃之皮駮馬之首左傳曰兩
鞵將絕是也孔氏曰駮馬頸不當側則為二鞵係陰版
駮如手明駮馬者不與服馬齊左傳襄公十四年駮
云駮車鞵也兩邊有馬頸是一側之下惟有服馬二頸
暢長也鞵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太車之鞵
一尺有半兵車之鞵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鞵孔氏
長於大駮駮文也馬名為駮知其色作茶文馬左足白
曰馮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温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
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
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

車之鞵駮駮文也

馬左足白

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

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

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

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安成劉氏曰

也後四句私情也
○四牡孔阜反扶有六轡在手音是是中叶諸駟反古騶反花駟

是駟音反龍盾反順允之合音合蓋以駟反古納音納言念君子温

其在邑叶於反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騶黑

色也盾干也以木為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

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龍環之有舌也駟騶內轡也

置龍於駟前以係駟故謂之龍駟亦消沃白金以為飾

也孔氏曰轡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駟騶欲入則逼於脊

處以白金為龍也色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

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

○後駟孔群音求牙鑿鑿徒對反叶蒙伐有苑叶音虎韞

子載寢載與厭厭反於益良人扶扶德音反言念君

賦也後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

之旋背也孔甚群和也孔氏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

和則不得羣也。於矛三隅，矛也。塗錐以白金，沃矛之下

故以和為羣也。端平底者也。禮曰：進戈者，前其錐，進戈載者，前其鏃。是

矛之下端者，當有錐也。鏃底，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

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鞞，以虎皮為弓室

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鞞，交二弓於鞞中，謂

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繫也。儀禮作鞞

緹繩，勝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繫弓

體使正也。孔氏曰：儀禮既夕，祝明器之弓，云有鞞，注云

為之，然則置弓鞞裏以繩係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

之，廬陵李氏曰：鞞狀如弓，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

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三山李氏曰：婦人謂

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思以思念之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

其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溫其如玉，

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板屋

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為時

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為說也。

蒹葭 古枯 葭 加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 所路

賦也。蒹似荏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蘆。葭，蘆也。葦，谷

也。蒹一名蘆，又名荻，一物而三名。陸機云：水草牛食之

則名葦。葦，荻也。又名蘆，亦一物而四名。葦，長大為蘆，成

則名葦。葦，荻也。又名蘆，亦一物而四名。葦，長大為蘆，成

十一 蒹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道尸反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叶此禮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二音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音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坻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顏如

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條小楸音秋

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

去孤白裘錦衣以裼之孔氏曰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

詩傳大全卷之六

楊渥漬疾賜也鄭氏曰渥丹也赤而澤也其君也我言容貌衣服稱

其為君也此秦人羨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驥之意也須溪

劉氏曰其君也我亦似賦其始見也猶寺人之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

七羊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蔽之狀亞兩已

相戾也繡刺七亦繡也孔氏曰蔽皆在裳言蔽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將

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

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之

任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

特臨其穴叶戶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殲子廉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

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贈賈

音也○秦穆公卒孔氏曰穆公名在好以子車氏之二子為殉孔

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

見春秋傳見文公六年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

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

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

詩傳大全卷之六

二十六

買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部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鐵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東萊呂氏曰訓防為當者蓋如堤防之防水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鐵其廉虎維此鐵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鐵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于醉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董氏曰陳乾昔子魏穎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永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

說者以為穆公之命夫屬續方亂未可遽從惟堂
 未微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
 孝也亦不可復請之命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
 入從才用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
 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
 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
 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閱三良之不幸而歎
 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
 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
 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
 哉朱子曰始皇葬驪山下銅三泉令匠作機弩有
 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

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安成劉
 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
 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
 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
 後况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
 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
 主而呂氏之子遂絕秦氏之統雖夫始皇不知所
 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
 之禍及于孫如此

既伊播彼晨風叶字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既疾飛貌晨風鷓也孔氏曰陸機云似鷓青黃色
 燕頰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
 飛急疾擊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
 鳥雀食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既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

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

音刺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而忘我之多乎此與虞房音刺劉氏曰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積辭婦自言知音呼之殺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亨伏雌炊麥今富貴忘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伏扶富反禽抱卯

○山有苞櫟盧秋反叶隈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

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陸氏曰搗皮青白駮琴

○山則有苞櫟矣隈則有六駮矣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櫟所見而言也未

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櫟隈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棟唐棟檉赤羅也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實似黎

而小酢可食陸氏曰一名山黎一名鹿藿一名鹿藿者如醉則憂又甚

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王子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

賦也袍襦音爾也孔氏曰玉藻云纁為繭純為袍純戈長

六尺六寸周禮曰戈六尺有六寸矛長二丈周禮曰矛常有四寸

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二丈也王子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

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

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子興師則將修我戈

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懼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

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止齊陳

公攘西戎殺王室之難得列諸侯故秦雖遠處西垂而其民知有王室之尊王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

在於入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數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

字為義後章故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王子興師修我矛戟叶說與

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澤即禪古字通

○說文曰禪絳也絳即袴戟車戟也長丈六尺鄭氏曰車戟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興師修我甲兵叶晡與子偕

行叶反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

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

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

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音翹八州

而朝音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
 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
 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
 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
 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
 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道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
 所之也慶源輔氏曰先生發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強悍果敢之資及周秦所以導之者
 不同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之
 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惑於藝祖皇帝之聖
 訓焉亦嘗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
 三代而尚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
 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
 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

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
 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
 也○疊山謝氏曰為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
 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慚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
 諸侯無復讎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
 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粹而直
 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
 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豐
 城宋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
 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積其所以
 為之比間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
 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故其所
 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
 也誠不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讎之舉也惜也
 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
 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讎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
 之心益勝而其器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
 民秦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繩證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

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

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

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

封也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乘黃四馬皆黃也華谷羅氏曰何

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馬而已歎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何以贈之瓊瑰古回玉佩叶

反肩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

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華谷嚴氏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或曰穆

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

孔氏曰瓊者玉之義名非玉名也瑰者義石之名瓊毛氏讀赤玉○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慶源輔氏

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義固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

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

齊其娣生車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

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

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

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
 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
 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疊山謝氏
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
 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
 令狐之役安成劉氏曰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令音伶怨欲害季
 良心也使康公知猶是心養其端而克之則怨欲
 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吁嗟呼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華谷嚴氏曰造衛自

權始造車自輿始○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
 其後禮意寢衰供億寢薄杜氏曰供給億安也至於賢者每食而
 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捕反于嗟乎不
 承權輿

賦也簋凡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簠簠盛稻梁簋盛
 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慶源輔氏曰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其進斲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

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
 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楚人將鉗反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上起
 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
 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去道之
 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
 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慶源

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為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木
 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備飲之
 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疊山謝氏曰秦君用
 賢禮親衰而下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克死
 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
 號為賢者亦為可取矣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疊山謝氏曰中國而純乎

人欲則化為夷狄矣秋而和有天理則化為中國
 兼本戎狄不得而中國之會盟春秋與之邑於岐
 豐用文或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
 惡人欲而崇天理其效於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
 進事赴功之勇故李孔曉其傑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長其將有中國矣

詩傳大全卷之六

詩傳大全卷之七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
 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
 時帝舜之胄有虞闕音過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
 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
 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
 恪是為胡公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氏不淫故周
所賜三恪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尊於諸
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
於薊封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陳下車乃封大
夏後於相封殷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為三恪大

姬婦人尊貴好樂五反教巫覡歌舞之事盧陵

曰男曰覡女曰巫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陳州今

開封府

子之湯他郎他兮宛丘之上辰羊辰兮洵音有情兮而無

望武方武兮放二反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

濮氏曰宛丘因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

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

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慶源輔氏曰遊蕩以為

也溺於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無冬無夏叶與值直置其鷺

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

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

鷺羽翳身而舞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三山李氏曰無

舞也○華陽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

○坎其擊缶方有宛丘之道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翳音

有叶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曰易離卦云坎缶而歌是

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設缶則又是汲器然翳

則缶可節樂若今擊甌又可盛水盛酒即今瓦盆也翳

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况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

五叶後反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炎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

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

相樂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麻葉叶反市

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

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耕氏曰邠之風俗其男

八月戰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於不

○穀旦于逝越以駸子全反邁制力反視爾如薇和饒反貽我握

椒

賦也逝往越於駸衆也邁行也薇音菜音也又名荆

葵紫色孔氏曰一曰此好水草多華少葉又翹起似蕪

色自相及輪而上連接甚密有類椒芬芳之物也○言

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

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芣苢之華於是遺我以一

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龍舒主氏曰陳風多言東門
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
又以其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
情好動其相與交遊各有所贈以
人善其相與交遊各有所贈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必反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何塾堂宇廣陵羅

考工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謂之
則堂即也屋之基亦曰堂用禮云
亦指堂基而言字說文云屋邊謂
為之橫木為門言其淺也此

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

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
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山陰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魴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賦也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
能無求故三者之意備見於一詩之間者章上二
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可見其自樂後

東門之池可以漚漚反麻反被羨淑姬可與晤反故歌

興也池城池也温漬疾賜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孔

曰漸漬使晤猶解下介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

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温紵重呂彼羨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

得其裏緝

○東門之池可以温菅居賢反彼羨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管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宜為索也

漢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管皆謂若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揚其葉洋洋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洋洋盛貌明

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

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晉計反昏以為期明星皙皙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痒痒也皙皙猶煌煌也

東門之揚二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為東

門之池東門之揚蓋俗之流而勢之

慕門有練芥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

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芥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虞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之中，猶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

顧，顛倒思子。叶清反。

興也。鴟鴞，惡聲之鳥也。陸氏曰：鴟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古賈誼《鵩賦》是也。今謂之鴟。

鴟鴞亦名怪鳩。○陸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鴟數鳴，楚詞注：鴟鴞二物，又云：鴟似鴉，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莊子見：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彈而求鴟，災是也。臠，音望。

○墓門有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子，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其有旨茗。徒靡反，叶誰侑反。予美心焉。

切切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茗，茗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實照兮勞心慘

當作燥兮

興也燎明也天紹糾緊之意慘憂也臨川王氏曰言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豐城朱氏曰月出之

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穆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素見好德

者如好色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三山李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

曰株據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夏南徵舒字也鄭氏曰徵舒字子南

以。字孔氏曰○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

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

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

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馬叶蒲補反說音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朝

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

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

殺之宣公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知宣

詩傳卷之五

淫民無効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後卒為其子

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

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十年書陳徵

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重公與儀行父飲酒於夏氏

公謂行父曰徵舒何故殺之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為

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報諸栗門○豐城

朱氏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

之禍陳之亂至於林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

然則狄非能入衛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事以觀可以

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皮叶音

有蒲與荷音

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

為涕他弟四音

滂音

沱徒何

興也陂澤障也董氏曰澤水所鍾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說文曰蒲似莞而編

有眷謂柔而濕荷芙蓉也爾雅曰荷芙蓉其莖茹其葉蓮其根藕晉郭璞曰荷別名芙蓉莖下白蒨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茹音加趨音趨自自曰涕自

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

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

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居賢反叶有美一人碩大且卷真

寤寐無為中心悄悄烏玄反

興也蘭也卷鬢髮之義也三山李氏曰虛令其人羞且鬢字雖不同其義則一悄

悄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戶感反蒹葭大感反叶有美一人碩大且

卷

儼反魚檢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知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反七故男女者三綱之

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外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山眉

蘇氏曰變風終於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廢源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名也○安成劉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書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

鄭注檜而滎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

南南居居溱溱洧洧

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黎之弟吳同生陸終也重

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清洛河之

即其地也鄭州今歸河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

如邶邶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道反叶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

也華谷嚴氏曰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舊說檜君

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

之南軒張氏曰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於

而政治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

期為可憂也

○羔裘翩翩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翩翩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豈不爾思中心是

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

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

矣又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

則亦無暇於大笑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如

詩傳大全卷之七

十一

此則不能自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冥行而不
覺而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
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未流之
弊相去如此遠絕豈不哀哉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音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

緣邊曰純三山李氏曰其冠用縞棘急也喪事欲其總

總爾哀遠之狀也樂樂瘠貌博博憂勞之貌○祥冠祥

則冠之禫徒咸反則除之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今人皆不能

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

於憂勞也三山李氏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

詩經卷之八

憂也○憂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樂
樂兮蓋言情與服之相攝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
亦何以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三山李氏

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

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壘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於粉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

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冕服謂之韞分勿其餘曰韠韠從

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冕服謂之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

詩經卷之八

甚於同歸矣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禘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禮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廬陵李氏曰以布為衰緇之於衣因統名此衣為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云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為父三年以恩制昔宰子欲短喪未

也為君三年以義制者也昔宰子欲短喪未也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子慶源輔氏

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
三山李氏曰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為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降殺如此豈聖人為哉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此以強人哉于元琴而弦衍衍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慶源輔氏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

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寧予之事言之而不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非之忘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可者必當改而及也

隰有萋楚猗猗反可儺乃可其枝天反於驕之沃沃鳥毒反

樂音子之無知

賦也萋楚音遠音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氏曰

而光尖長而陟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葉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苗弱不能為樹

猗猗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萋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瓜反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

古牙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室有室所以

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數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

此極其所覺矣

匪風發叶反方匪車偈起反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叶反旦悅

反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惘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惘然耳

○匪風飄符遙反叶兮匪車漂匹逆反叶兮顧瞻周道中

心弔兮

賦也回風也旋風謂之飄漂搖不安之貌兮亦傷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鬻釜屬說文曰大釜一曰鼎六上小下若

以其俱是食故連言之耳西歸歸于周也鄭氏曰檜在

歸○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鬻誰將西歸

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

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時人願慰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歎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愛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象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政出諸侯則微發之煩於億之困征代之暴唯小國適其害所以瞻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何音歌亦作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

地也曹州今改為曹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刺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以蜉蝣音蜉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

生暮死碑雅曰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暮死

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

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

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其序以為刺其君或

耳

然而未有考也廣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

也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

楚乃是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

是興體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求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說反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

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

憂國之人可哀也哉。○疊山謂此忠臣愛君知其辭之痛則也。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伐與反彼其反之子三百赤反帝反

芳勿肅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反授反也反孔氏曰

人上士大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授

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又曰戈鈎子戟也如戟

六寸刃下接柄處四寸並廣二寸戈父俱是短兵之子

指小人帝冕服之鞞也華谷嚴氏曰帝鞞古字通用

三尺頭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鞞制同祭服謂一命反緼反

帝黝珩再命赤帶黝珩三命赤帶葱珩大夫以上赤

帝乘軒鄭氏曰緼赤黃之間色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

再命士一命○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

而何戈與殺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帶何哉晉文

公入曹數其不用禧負羈曾賢大夫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

是歟杜氏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慶源韓

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善爵

○維鵜徒也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反其服叶

反此

興也鵜音鳥又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曰形

鵜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數升發郭璞云今之鵜也好

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本草曰如蒼鵜身是水

惟曾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此鳥因多迷河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反

與也味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

意

○蒼鳥會兮蔚於貴兮南山朝子方齊於沈兮變力轉

兮季女斯飢

比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齊雲氣升騰也婉少貌變

好貌○蒼蔚朝齊言小人眾多而氣酸盛也季女婉變

自保不安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結叶訖兮力反

興也鳴鳩結音鞠音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唐陸羅

雅作鷦鷯又名獲穀陸璣又名鷦鷯或謂之

有題齊人名擊正○本草曰此人云獲穀似鷦鷯長尾

飼音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華谷嚴氏曰

鳩氏司空鳩平平均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

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鳴鳩在桑則其子七

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

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

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

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

以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輔氏

曰陳氏引管子之言為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

曾子所言之亦皆內外無二理見其內可以占其外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其

帶伊絲其弁伊騏其音

興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

移也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帶大帶

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王藻云雜帶君朱

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

人騏弁今作基○言鳴鳩在桑則其不在梅矣淑人君

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

不差忒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定得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叶于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

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

人胡不萬年叶尼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鳴鳩四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鳴鳩之子雖非一而

往雖無常而為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
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
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
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儀是
以其帶與弁亦有常而正四國則其終也以其儀
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
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
感通之理也○定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
表裏一致也○四國人之皆正遠通一致也
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豐城朱氏曰首章即
其儀之一而其表正之心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
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心之誠故福有以裕其身
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
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我寤歎念彼周京
比而興也列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

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陸氏曰未黍秀為穗而不

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

與其愴然以念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我寤歎念彼周京

比而興也蕭蒿也陸氏曰今俗謂之牛尾蒿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我寤歎念彼周京

比而興也著葦草也陸氏曰似蘋蕭青色科生一本多

者至三五十莖生硬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
上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為筵以知吉凶故謂之神
史紀云著滿百莖者其下有青雲覆之
京師猶周也孔氏曰周

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詳見大雅公劉篇

○薄工芄芄反黍苗陰雨膏古報之四國有王音伯勞勞力之

比而興也芄芄義貌伯伯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

諸侯有功孔氏曰左傳云富辰稱畢原鄭文之昭也

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

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伯伯以勞之傷今之

不然也慶源輔氏曰列彼下泉浸彼苞狼則衰薈之意

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

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朱

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入不及食上九亦變則

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

可容息也問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

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

生一畫成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

得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陰道極盛

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

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

也朱子曰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於下是君子得輿之象○陳氏曰亂極而

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
 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
 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華谷嚴氏曰匪風思周
 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慶源輔氏曰匪風思周
 二詩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
 意尚觀乎周道之復興故曰雖將西歸懷之好音
 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觀望之意矣直
 慨歎想慕之而已程子因解剝卦而及匪風下泉
 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
 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
 之可正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傳大全卷之七

